

语言文字及其应用研究系列丛书

《语言文字及其应用研究系列丛书》编委会编

语言研究论集

YUYAN YANJIU LUNJI

陆丙甫 李胜梅 等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语言文字及其应用研究系列丛书

语言研究论集

陆丙甫 李胜梅 等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语言研究论集/陆丙甫等著 . -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12

(语言文字及其应用研究系列丛书)

ISBN 7 - 5004 - 3539 - 8

I . 语… II . 陆… III . 汉语 - 语言学 - 文集
IV . H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67312 号

责任编辑 王半牧

责任校对 李云丽

封面设计 依 农

版式设计 炳 图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 - 84029453 传 真 010 - 64030272

网 址 <http://www.csspw.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三河鑫鑫装订厂

版 次 2001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2 年 12 月第 2 次印刷

开 本 850 × 1168mm 1/32

印 张 11.375 插 页 2

字 数 283 千字 印 数 1 - 2000 册

定 价 2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偷权必究

《语言文字及其应用研究 系列丛书》弁言

南昌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字学科是在原汉语史和现代汉语两个硕士点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汉语史 1979 年开始招收研究生，1986 年获硕士学位授予权；现代汉语 1984 年开始招收研究生，1993 年获硕士学位授予权，1995 年被批准为“江西省普通高校重点建设学科”。1996 年，南昌大学进入“211”以后，应用语言学通过国家教育部和国家计委立项，成为“211”工程重点建设学科。2001 年 4 月，项目以优秀成绩通过了教育部组织的“211 工程”一期建设专家组的验收。2001 年 12 月，语言文字学被批准为江西省高校“十五”重点学科。本学科共有教师 19 人，其中教授 12 人，副教授 4 人，讲师、助教 3 人。迄今为止，本学科共招收 22 届 107 名研究生（在读 27 名）。其中，16 名先后考取博士研究生，3 人正在从事或已经完成博士后研究，9 人已经担任硕士研究生导师。本学科已经形成了一支年龄、学历、职称结构基本合理、成果突出、教学经验丰富的学术梯队。

经过长期的建设和几代学者的努力，本学科形成了三个相对稳定的研究方向：

一、客、赣方言研究方向。本方向注重研究江西境内的两大方言——客家方言和赣方言。在广泛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一方面继续从宏观上研究客、赣方言在语言、词汇和语法上的特点，一方面与江西的地域文化研究结合起来，与客赣方言在江西

的社会应用、语言教学结合起来，与贯彻语言文字法、推广普通话结合起来，与现代信息处理结合起来。1996 年学术带头人刘纶鑫教授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九五”重点项目“江西境内的客赣方言比较研究”，其终结成果《客赣方言比较研究》（120 万字，1999 年 12 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反映了当前客、赣方言研究的最新动态，获得了广泛的好评。最近，在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潘悟云教授的指导下建立了我国第一个汉语方言数据库“客赣方言数据库”，并在第五届客家方言暨首届赣方言学术研讨会上公开演示，引起了大家极大的兴趣。

二、现代汉语及其应用研究方向。本方向主要研究：1. 语法；2. 修辞；3. 言语交际；4. 汉语应用的社会问题；5. 汉语信息处理；6. 对外汉语教学。学术带头人陆丙甫教授致力于这一方向多角度的研究，并取得了突出的成果，在句法研究上一直处于领先地位。20 世纪 80—90 年代，刘焕辉教授发表了言语交际学的系列成果，以《语言动态研究与交际语言学问题》一文（《中国社会科学》）和《交际语言学导论》一书为学科理论框架，以一套《言语交际学丛书》和中央广播电视台大学教材《言语交际学教程》为普及读物，以集中全国 20 余所高校 20 余名学者参著的《言语交际学基本原理》和《言语交际和交际语言》为学术纽带，构成系统工程；《修辞学纲要》用组合理论系统建构修辞学体系，自成一家。姚亚平教授在此基础上，先后主持、完成了国家教委项目和省重点项目“我国中等城市独生子女语言调查研究”、“中国语言伦理传统和现阶段精神文明建设”、“中国现代语言规划研究”、“现阶段我国语言应用问题”、“推广普通话实践中的问题和对策”，出版了《中国计算语言学》和《当代中国修辞学》等专著和大量论文，在学术界有较大的影响。

三、古代汉语及其在古籍整理中的应用研究方向。本方向的主要特色在于致力于古代语言本体研究的同时，努力把古代汉语

的研究和古籍整理结合起来。学术带头人陆锡兴教授长期从事文字学研究，在传统文字学、普通文字学、汉字传播学、汉字民俗学、汉字形体学等方面都有探索。20世纪90年代初曾以《汉代简牍草字编》一书获王力语言学奖。最近完成的《汉字传播史》（语文出版社出版）、《汉字的隐秘世界》（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两本专著，都是开创之作，填补了空白。他主编的《中国古代器物大词典》（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各分卷已陆续出版）历时十余载，收词10万多条，全书1000余万字，将传世文献与考古发现相结合，材料翔实，结论扎实严谨。本方向结合江西省丰富的古籍资源，承担了大量国家级和省部级古籍整理项目，如《江西地方志通考》、《江西古籍考》、《〈正字通〉点校》、《历代骈文研究》、《〈六松堂集〉点校》、《明清时期江西地方文献研究》、《豫章丛书整理》、《骈雅疏证》，等等，还参加了教育部的古籍整理重点项目《全宋诗》、《二十四史今译》等。

本学科三个研究方向的研究，主要体现了三方面的特色：

1. 注重地方特色，充分利用江西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和方言资源。
2. 注重应用研究。除了交际语言学、修辞学和社会语言学等着力解决汉语在当代社会面临的各种理论和实际应用问题之外，方言研究和古代汉语研究也注重其应用。
3. 注重科技手段。本学科列为“211”工程重点学科之后，进一步充实了语言学中心实验室。实验室面积320平方米，配有586多媒体工作站6台，586有盘工作站20台，普通计算机40台及多媒体投影机、视频展示台、语音分析仪、扫描仪、打印机、复印机、刻录机等一套现代化设施，拥有当前国际国内语言研究和古籍整理中比较先进的各种软件。本实验室与南昌大学信息网络中心ATM连接，并且已联通中国教育和科研网——CERNET和INTERNET网，可共享国内国际信息资源，其总体规模和档次

在国内高校、特别是在地方院校文科中处于领先水平。

我们广泛开展了学术交流活动，经常请国内外著名学者来校讲学，荣幸地聘请了著名语言学家许嘉璐、陈章太、戴庆夏、侯精一、胡名扬、刘坚、鲁国尧、陆俭明、潘悟云、王克仲、王宁、邢福义、熊正辉、杨忠等先生为本校的兼职教授，得到了学术界多方面的关注与支持。

这套丛书，是近年来本学科的部分研究成果或教材，现在先出版第一辑，待条件成熟以后，再陆续出版以后各辑。由于我们水平有限，时间匆促，一定存在许多不足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语言文字及其应用研究系列丛书》编辑组
2001年12月1日

前　　言

南昌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字学学科是在原汉语史和现代汉语两个专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汉语史专业自 1979 年开始招收硕士生，1986 年获硕士学位授予权；现代汉语专业自 1984 年开始招收硕士生，1993 年获硕士学位授予权。迄今为止，本学科共培养了 22 届 107 名研究生。

1995 年本学科被批准为“江西省普通高等学校重点建设学科”。1996 年南昌大学进入“211 工程”后，我院应用语言学科通过国家教育部和国家计委立项，成为“211 工程”重点建设学科，2001 年 4 月通过了教育部组织的“211 工程”一期建设专家组的验收，成绩评为优秀。2001 年 12 月本学科被批准为江西省高校“十五”重点建设学科。

经过长期的建设和几代学者的共同努力，本学科形成了三个较为稳定的研究方向：1. 客赣方言研究方向，注重调查研究江西境内的客赣方言在语音词汇语法上的特点；2. 现代汉语及其应用研究方向，主要研究语法、修辞、言语交际、语言的社会应用、语言教学等；3. 古代汉语研究及古籍整理方向，充分利用江西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把古代汉语本体研究与古籍整理结合起来。

这里的 30 篇论文大多是本学科成员在我院应用语言学 2001 年通过专家验收以来的最新研究心得，也有部分是近两年来发表在核心期刊上的论文。我们的前一代学术带头人刘焕辉教授仍保

持着旺盛的学术热情，并表现出更为成熟的学术风格；由前一代学者培养的学生现在已有 9 人晋升为教授并担任汉语言文字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导师，成为本学科发展的主力军，新一代学术带头人姚亚平教授、刘纶鑫教授提供了他们的最新研究成果；年轻的博士、硕士们功底扎实、富有创新精神，给本学科三个方向的研究带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收入的 12 篇由在校硕士生撰写的论文，虽难免稚嫩但表现出的浓厚的学术兴趣和刻苦的探索精神使我们感到非常欣慰。

每篇论文一般由如下几部分组成：1. 题目，2. 内容摘要，3. 关键词，4. 正文，5. 注释，6. 参考书目，7. 作者简介。考虑到篇幅和字数的限制，研究生的论文删去了摘要和关键词。

感谢多年来对我们的学科建设给予热情关心和大力支持的语言学界的前辈们和朋友们；感谢南昌大学给予的出版资助；感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热情支持。

李胜梅
2001 年 12 月于南昌大学

目 录

前言.....	李胜梅 (1)
语言临摹性和汉英语法比较.....	陆丙甫 (1)
疑问代词叠用式的句法与语义分析.....	胡松柏 (13)
两项体词性偏正短语连用成句的表义特点 ——以“吐鲁番的葡萄哈密的瓜”类谚语为例.....	李胜梅 (26)
汉语施事宾语的句法标志及其语用价值浅说.....	徐阳春 (40)
现代汉语位移句句模研究.....	刘小川 (47)
“在”字句的句式分化	孟万春 (59)
几种数量结构重叠的差异.....	刘 挺 (72)
小说中第三人称代词前指分析.....	周 韬 (85)
“也”字句研究综述	张雨金 (97)
汉语副词修饰名词研究综述	兰 庆 (106)
现代汉语动词的配价性质研究综述	叶 慧 (116)
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语言规划	姚亚平 (123)
言外之意面面观 ——兼论修辞与文化的关系及跨学科研究	
问题	刘焕辉 (139)
语文教学的迷惘与汉语研究的缺憾	刘焕辉 (153)
“老表”的词形、词义和用法.....	李胜梅 (185)
普通话水平测试中的单音节字词训练要领	孙洪忠 (193)
广告语篇研究综述	黄 燕 (201)

论客、赣方言	刘纶鑫	(211)
江西境内赣方言指示代词的近指和		
远指	陈敏燕 孙宜志 陈昌仪	(231)
南昌和上犹方言语法体的比较	徐阳春	(250)
江西赣方言中古两呼四等今读四呼		
情况的考察	孙宜志	(262)
浅析抚州片方言代词的特点	付欣晴	(271)
石城客家话的结构助词	何清强	(280)
上犹(油石)方言副词汇释	田志军	(289)
安福方言的程度副词	彭冰泉	(295)
二十世纪赣方言研究述评	卢继芳	(307)
谈训诂学成果的吸收和运用	余让尧	(315)
《汉语大词典》拾误	余让尧	(327)
《幽风·七月》的名物训释与历史文化		
底蕴的发掘	黄新光	(339)
释“肤”	吴晓龙	(353)

语言临摹性和汉英语法比较

陆丙甫

东方人和西方人虽然身体外表差别明显，但是内部器官组织的工作原理却完全相同。语言也是如此。各种语言尽管表面上千变万化，但是背后的工作原理是一样的。语言结构的基本原理十分有限，其中最基本的一条是语言的临摹性（iconicity），即语言形式反映现实关系。本文通过对汉英间一些表面不同而实质相同的现象的分析来揭示语言临摹性的普遍存在。

一 声音象征和指别词比较

(1) a. 这 (zhe4)

b. 那 (na4)

(2) a. this

b. that

在英语和汉语中，都是指远的指别词的元音比指近的指别词中的元音音频更低（Woodworth 1991），其原因可能是因为低音传得比较远。在人口密度很高的现代，这种区别也许不重要，但是在地广人稀的原始时代，远距离的呼叫交流比较多，这种区别可能很重要。这也同远指需要说得响一些有关，音量的大小和距离的大小相关。这是临摹性的一个表现，具体地说，是属于声音象征（sound symbolism）的一个表现。这个现象虽然不是绝对的，但在许多语言中都可以发现，至少是个倾向（陆丙甫、谢天

蔚 2002)。

一般认为语音和意义之间的联系是约定俗成的，没有一定的规律可循。其实世间约定俗成的现象也有规律，能够“成俗”流行的现象总有其功能上的某种优势，是自然选择的结果。近年来的研究显示：语音和意义的联系，主要体现在内涵上，而不是在外延上 (Margret 2001)。例如 [a] 同 [i] 比较，因为音量大，开口度大，往往同形体的大小有关。Sapir 曾做过一个试验，要求受试者回答，如果在某种语言中，[mal] 和 [mil] 分别代表“大桌子”和“小桌子”，哪个更可能是“大桌子”，结果绝大多数的受试者认为 [mal] 代表“大桌子”。在这个试验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推测，如果这两个同义词要淘汰一个的话，在其他一切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容易被淘汰的是 [mil]。许多语言中表示指远的指别词的元音比指近的指别词中的元音音频更低，开口度更大，就是这种在摹拟性基础上自然选择的结果。

但是，说汉语的“这、那”和英语的“this、that”对应，这只是近似的说法。其中还有一些细节的差别可分析。在汉语中，“这”的使用率远远超过“那”，而在英语中，that 的使用率大大超过 this。沈家煊 (1999: 167—168) 认为汉语中“这”是无标记形式，而“那”是有标记形式。而 Lyons (1977: 647) 也指出英语中 that 是无标记形式而 this 是有标记形式。

其实，这个区别同“中指”概念的表达方式有关。在某些语言中，如日语，除了近指、远指外，还有“中指”，分别是 ko、so 和 a。指说话者自己身边的事物用近指，指听话者身边的事物用中指，指双方身边之外的事物用远指。中指在汉语中用近指的“这”表示，而英语中则以远指的 that 表示。也就是说，汉语把中指归入近指，而英语把中指归入远指。换言之，“这”的特征是 [近指 + 中指]，而 that 的特征是 [远指 + 中指]。这恐怕是汉语中“这”比“那”用得多，而英语中 that 比 this 用得多的主要

原因（陆丙甫、谢天蔚 2002）。

(3) 汉、英、日指别词比较：

	近程	中程	远程
日语：	ko	so	a
汉语：	这		那
英语：	this	—	that

例如 A 指着自己的头问“这是什么”，B 用汉语回答，就说“这是头”，虽然这头在对方身上，但在汉语里仍然算是近的。B 若用英语回答，就是“That is a head”，因为不是自己的头，所以就是远的。换言之，远近的区分，汉语中把对方（听话者）也算在参照点内，而英语中以说话者自己为参照点。

这一参照点的区别在对疑问句的回答中也有表现。回答一般疑问句时，汉语的“是”、“不是”分别是表示对提问者的基本假设的肯定或否定，而英语的 yes、no 是对说话者自己的答句的肯定或否定。

(4) A：你今天不去学校吗？

B：是，我不去。

(5) A: Don't you go to school today?

B: No, I don't go.

看来，指别词使用频率的差别和应答词“是/yes”的区别，都可以归结为一点，操汉语者比操英语者更多的根据听话者的便利去组织句子，说话时更多的考虑到对方的立场，而英语的信息组织似乎比较“自我中心”。

二 结构距离和关系标记

下列英汉对应句子间的相似性是明显的。

(1) a. 我送了一本书给他。

- b. 我送了他一本书。
- (2) a. I gave a book to him.
 b. I gave him a book.

间接宾语如果直接靠着动词就不必用介词。而直接宾语语义上和动词关系更密切，因此即使在它和动词之间插入间接宾语，也不必靠介词去表达动宾关系。

下面的现象也反映了相似的原理，(2) 中的 to 和 (3) 中的“地”所反映的隐现规律是相同的。

- (3) a. 他 在图书馆 认真（地） 看书。
 b. 他 认真*（地） 在图书馆 看书。

为什么 (3a) 的“地”可有可无，而 (3b) 的“地”一定要用？这也同状语离核心动词“看”的距离有关。靠近核心的成分倾向于短小，所以就容许省略“地”。另一方面是因为靠近核心成分，作为状语的地位明确，就不需要状语标记“地”了。无论在 (2) 还是 (3) 中，因为附加语同核心距离远而需要添加的标记成分，都是在附加语和核心之间，因此可以合并成同一个范畴：“联系成分”。刘丹青 (2000) 曾对不同形式的“联系成分”进行过系统研究。

如果补语表达时量或者次数，汉英间的语序差别很大，如 (4a) 和 (4b) 所示。但是英语的口语格式 (4c) 就同相应的汉语格式几乎完全一致。尽管 (4a) 的“的”是个后置语缀 (clitic)，而英语的 of 是个前置词，但是它们在这里起的作用相似：增加在线性上脱离动词的宾语同动词之间的联系。另一方面，时量成分因靠近动词而不再需要介词 for。

- (4) a. 我 学了 两年 （的） 英语。
 b. I studied English for two years.
 c. I studied two years of English.

下面是另一个类似的例子。

- (5) a. He was a beggar for eight years (before he met the philanthropist).
b. He was eight years a beggar (before he met the philanthropist).
c. 他（遇到这个慈善家前，）当了八年乞丐。

直接连接核心的附加语可以不用或省略关系标记，就好像住一起的亲属关系不需要文件证明其亲属关系一样，是很自然的现象。这是语言临摹性的又一个表现。

三 语义紧密度和形式紧密度之间的对应

汉语有许多“动-介-宾”结构中的介词可以省略。如“住(在)北京、骑(在)马(上)、坐(在)船(上)”。省略介词的结构往往表示施事有较强的目的性和控制性。如“善于骑马”，既然是善于骑术，那么就能很好地控制马，所以不说“善于骑在马上”。相反，一个不会骑马的人被人放在马背上不知如何是好，就只能说“他骑在马上，不知如何是好”，而不能说“他骑马，不知如何是好”。英语中也是如此，to ride the horse 比起 to ride on the horse 来，表示马上的人对马有更大的控制。

一般认为典型的动宾关系是施事对受事有主动控制的关系，因此，没有介词的直接宾语反映出更强的自主性和目的性。这反映了结构紧密度和意义关系紧密度的临摹关系。因为结构上靠近了意义上也同样更靠近了，所以蕴涵着“主动的有目的的直接控制”。英语由于介词结构通常出现在动词后面，这类因为增加控制性而省略介词的例子极多，不胜枚举。如 to wander the word，是有目的的周游世界，而 to wander about the world 就是无目的的在各地游荡。如 watch 是“注视，看”的意思，但是 watch for 就是“留心、搜索”，因为没有直接看到，是间接的观察，所以要

用一个介词来表示“间接”这一观念。

甚至像 It doesn't help for unity (这无助于团结) 中的 for，也可以用“无意识行为”来解释。因为是否“有助于”是个事实问题，不牵涉“控制动机”。而 to help unity 就是有目的的行为。

又如“坐船”和 to sit the boat，汉语是“坐船上的乘客”，而英语是“开船”。好像差别很大，但是同“坐在船上”和 to sit in the boat 相比，都增加了目的性。汉语“坐船”的乘客是有目的地的乘客。如果一个人被丢在船上，就是“他坐在船上，不知去哪里”，而不能说“他坐船，不知去哪里”。

汉语的“的”和英语的所有格标记's，在隐现方面的某些共同倾向也反映了同样的语言摹拟性。

- (1) a. 中国的电影 = China's movies (在中国放映的电影，可能是外国电影)
- b. 中国电影 = Chinese movies (中国摄制的电影)
- (2) a. 一个农民的家庭 = a farmer's family
(一位农民的家庭)
- b. 一个农民家庭 = a farmer family
(一个由农民组成家庭)

没有“的”时，表示的是一种稳定的属性，如“中国电影”既然为中国所拍摄，必然带有中国的特色。“农民家庭”也隐含着纯朴等等的特征。稳定的属性比起偶然性的领属关系，同核心名词的关系更加紧密，因此，也更倾向于用没有“的”的更紧密的结构来表达。相应地，英语中则是用没有's 的格式。

· 四 语义复杂度和形式复杂度之间的对应

先看下面的例子：

- (1) a. 上学 = go to school